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如果以此为节点,那么2019年,就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第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指出,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勇立潮头、奋勇搏击。

承上启下,我们采访了数位企业界人士谈改革开放,是回忆过往更是寄语未来。继往开来,即将召开的河南“两会”将展示中原人民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康

时代成就了华兰 造就了华兰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米方杰/文 邱琦/图



安康简介: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医学生物学高级工程师,曾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卫生部甲级成果奖、国家科技二等奖及省、市级科技奖。河南省第六、七、八、九届政协委员,河南省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记者:提到改革开放40年,您第一个念头的感慨是什么?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安康:提到改革开放40年,让人感慨良多,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感恩。40年间,我见证着中国经济从弱到强,工业和科技实力快速提升,国家从封闭状态走向全面开放,也见证了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我深深感恩这个时代,时代成就了华兰,时代造就了华兰。

记者:在这40年里,您自我感觉的人生巅峰出现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安康:华兰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和先行者,华兰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始终在爬坡前进、负重前行,尚未达到我理想中的巅峰。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的最后部分是对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动员,文采斐然。我不妨用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毛主席的几句话作为回答:“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记者:在这40年,您的事业低谷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是怎么扛过去的?

安康:2011年,因贵州省大幅压缩省内单采血浆站的数量,华兰生物在贵州的5家血浆站正式关闭,血浆供应不足一半,使华兰的血液制品产量下降,市场占有率和股价应声而跌,陷入低谷。

我们卧薪尝胆,重新调整战略布局,在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兴建了占地100余亩的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布局大西南。同时,我们扩张浆站数量,提高浆站采浆能力,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2016年华兰采浆量破千吨,重新回到全国采浆量第一的位置。面对困境,只有坚持,才能走出低谷。

记者:这40年里,有什么遗憾让您记忆犹新?

安康:1978年,我29岁,

以“e抗原抗体的发现及应用”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长期的奔波、环境的艰苦和实验工作的劳累,1985年,我在一次出差的途中染上了流感,最后竟引发格林巴利综合征。为了治疗,我在医院足足待了几个月,至今仍落下双手轻微震颤的后遗症,我不能再进行精细的实验操作了,带着万分的不舍和遗憾,我只好暂时告别了钟爱的科研工作。研发搞不了了,怎么办?那就在生物药品流通领域做点贡献吧。“人生失意不失志”,从此我从科研转行做实业。

记者:这40年,您最看重中国(或河南)哪一方面的进步?

安康:最看重中国教育方面的进步。纵向看,相比40年前的教育发展水平,今天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是跨越式的;横向看,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0年的教育发展成绩标志着我国教育已基本结束追赶模式,开始进入全面超越阶段。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持续地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与智力支撑,中国奇迹的创造是不可能发生的。

记者: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您最关注的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期待?

安康:我最关注的是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前景广阔,但是目前面临底子薄、投入少、顶尖人才缺乏和创新能力薄弱等挑战。绝大部分生物技术创新和专利来源于发达国家,例如生物技术专利59%来自美国、19%来自欧洲、17%来自日本。我期待国家在以下五个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是大力发展新型疫苗和改造传统疫苗;二是抗体药物和蛋白质药物等生物技术药物的产业化;三是重大疾病诊断和检测技术的研究与产品开发;四是加强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生物治疗技术;五是再生医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三全食品创始人陈泽民

未来要更注重环保和绿色发展



陈泽民简介:三全食品创始人,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河南省速冻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全国米面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速冻米面食品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2018年10月,被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推荐宣传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记者:提到改革开放40年,您第一个感慨是什么?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陈泽民:我感到非常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使我们普通人在这个环境下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了财富,改善了生活。

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政策,没有改革开放,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做出来这么大的成绩。我非常幸运,能生活在这么一个美好年代。

记者:在这40年里,您自我感觉的人生巅峰出现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陈泽民:总的来说,这些年的方向是一直往前走的。我在某一个时段也碰到过一些挫折,会看不清方向,有过迷惑、彷徨。比如曾经民营企业创立时招工要受限制,雇工不能超过7个人。但是企业做大做好之后,满足了市场需求,要突破7个人怎么办呢?还有某个时段,社会出现了与民营企业发展相反的声音,这种情况下我甚至开始思考创办企业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但不协调的声音马上就得到了及时纠正。2018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更是多次明确,毫不动摇地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还制定了很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我省也制定了一些政策并召开座谈会。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出台的政策,都使我们在困惑当中进一步地明确了方向,看到了希望,树立了信心。

记者:在这40年,您的事业低谷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是怎么扛过去的?

陈泽民:民营企业的发展要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环境。曾经有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并不太好。本来我的企业申请了专利,合法经营,但遇到了非法企业说我对他们侵权,甚至在生产旺季的时候,被查封了车,冻结了银行账号,当时我甚至觉得企业一度没有了出路,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

这种情况后来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政府、司法都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打击那些侵权行为,保护了我们的合法权益。随着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的改善,社会大环境越来越好了,企业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记者:这40年里,有什么样的遗憾让您记忆犹新?

陈泽民:我的遗憾是太保守了。我们当时发展是“稳”字当头,10年当中三全搬了7次家。三全的发展壮大是滚雪球式的发展,如果我当时能抓住机会,说不定三全还能发展得更快。这是个人性格决定的,我考虑的是怎么持久,而不是发展多快,但实际上该快的时候还是要快,该稳的时候要稳,总之是利弊参半。

记者:这40年,您最看重中国(或河南)哪一方面的进步?

陈泽民:党中央高密

度、高规格的几次非公有制经济的座谈会、谈话、调研,更加给我们民营企业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干劲。河南也召开了这样一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座谈会,还出台了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0条意见,还有各个部门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政策,给我们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舆论环境。这些是国家的进步,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记者: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您最关注的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期待?

陈泽民: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的制造业非常全面,品类齐全,但我们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很多高尖端的东西我们还有待提高,但是我们有基础了,有实力了,再向前发展就基础扎实,政府有方向,又有支持力度,这些都为我国从追求数量发展,变为以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对制造业质量发展更加关注,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会更加注重环保,绿色发展。这些发展方向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是单纯的追求数量,解决温饱问题,没有注意环保问题和资源节约问题。未来,我们要更加地关注环保、卫生问题,要把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加提高,在追求质量后,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也会不断加强、更加丰富。